

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

全後漢文卷二十九

烏程嚴可均校輯

任未

未字叔本蜀郡繁人習齊詩後奔師喪道死

救兒子造

必致我尸于師門使死而有知魂靈不愆如其無知得土而已

後漢

儒林任未傳

曹充

充魯國薛人習慶氏禮建武中為博士永平初進侍中

上言宜制漢禮

漢再受命仍有封禪之事而禮樂崩闕不可為後嗣法五帝不相

沿樂三王不相襲禮大漢當自制禮曰示百世

後漢曹爽傳又見袁宏後漢紀十二

存中異

封禪議

殷統未絕，黎庶繼命。高宗久勞，猶為中興。武王因父受命，之列據三代郊天，因孔子甚美其功，後世謂之聖王。漢統中絕，王莽盜位，一民莫非其臣。尺地靡不其有，宗廟不祀，十有八年。陛下無十室之資，奮振于匹夫，除殘去賊，興復祖宗，集就天下，海內治平，夷狄慕義，功德盛于高宗。武王宜封禪為百姓祈福，親定刻石紀號。文太常奏儀制。續漢祭祀志上注引東觀書博士充等議奏。

曹爽

爽字叔通，充子。永平中，舉孝廉，再遷，園令。章帝時，免官歸，為郡功曹，徵拜博士。元和中，拜侍中。永元初，擢監羽林、左騎，遷射聲校尉，歷城門校尉，將作大匠，出為河內太守。免後，徵再遷，復為侍中。

上疏請定漢禮

昔者聖人受命而王，莫不制禮作樂，曰著功德，功成作樂，化定制禮。所曰救世俗，致禎祥，為萬姓獲福于皇天者也。後漢紀作治定，禮所曰協和。天人示人軌則也。今皇天降祉，嘉瑞竝臻，制作之符，甚于言語，宜定文制，著成漢禮，丕顯祖宗盛德之美。後漢曹爽傳，又見袁宏後漢紀十二、元和二年。原盜救。

夫絕人命者，天亦絕之，皋陶不為盜制死刑，管仲遇盜而升諸公，今承旨而殺之，是逆天心，順府意也。其罰重矣，如得全此人命而身坐之，吾所願也。後漢曹爽傳。

禮論

漢初朝制無文，叔孫通頗采禮經，參酌秦法，雖適物觀時，有救崩弊先王之宏典，蓋多闕文。初學記二十一。

吳良

良字大儀，齊國臨淄人，建武中為郡議曹掾，永平初，東平王蒼

辟署驃騎西曹掾、拜議郎、左轉、卽上長、後爲司徒長史、坐事免、復拜議郎、

上言理徐匡

信陽侯就倚恃外戚、干犯乘輿、無人臣禮、爲大不敬、匡執法守正、反下于理、臣恐聖化由是而弛、後漢吳良傳

馬第伯

第伯爵里未詳

封禪儀記

建武三十二年、車駕東巡狩、正月二十八日、發雒陽宮、二月九日、到魯、遣守謁者郭堅伯、將徒五百人、治泰山道、十日、魯遣宗室諸劉及孔氏瑕丘丁氏、上壽受賜、皆詣孔氏宅、賜酒肉、十一日、發、十二日、宿奉高、是日遣虎賁郎將先上山、三案行還、益治道、徒一千人、十五日、始齋國家、居太守府、舍諸王居府中、諸侯在縣庭中齋、

諸卿校尉將軍大夫黃門郎百官及宋公衛公襄城侯東方諸侯
雖中小侯齋城外汶水上太尉太常齋山虞馬第伯自云某等七
十人先之山虞觀祭山壇及故明堂宮郎官等郊肆處入其幕府
觀治后后二枚狀博平圓九尺此壇上后也其一后武帝時后也
時用五車不能上也因置山下爲屋號五車后四維距后長丈二
尺廣二尺厚尺半所四枚檢后長三尺廣六寸狀如封篋長檢十
枚一紀號后高丈二尺廣三尺厚尺二寸名曰立后一枚刻文字
紀功德是朝上山騎行往往道峻峭下騎步牽馬乍步乍騎且相
半至中觀留馬去平地二十里南向極望無不覩仰望天關如從
谷底仰觀抗峯其爲高也如視浮雲其峻也后壁窅窅如無道徑
遙望其人端端如杆升或曰爲小白后或曰爲冰雪久之白者移
過樹乃知是人也殊不可上四布僵臥后上有頃復蘇亦賴齋酒
脯處處有泉水目輒爲之明復勉強相將行到天關自己已至也

問道中人言尚十餘里其道旁山脅大者廣八九尺狹者五六尺仰視巖石松樹鬱鬱蒼蒼若在雲中俯視谿谷碌碌不可見丈尺遂至天門之下仰視天門突遼如從穴中視天窗矣直上七里賴其羊腸逶迤名曰環道往往有絙索可得而登也兩從者扶掖前人相牽後人見前人履底前人見後人頂如畫重累人矣所謂磨胸拚后捫天之難也初上此道行十餘步一休稍疲咽唇焦五六步一休蹠蹠據頓地不避溼澗前有燥地目視而兩脚不隨早食上哺後到天門郭使者得銅物銅物形狀如鍾又方柄有孔莫能識疑封禪具也得之者汝南召陵人姓楊名通東上一里餘得水甲木甲者武帝時神也東北百餘步得封所始皇立后及闕在南方漢武在其北二十餘步得北垂圓臺高九尺方圓三丈所有兩陛人不得從上從東陛上臺上有壇方一丈二尺所上有方后四維有距后四面有關鄉壇再拜謂人多置錢物壇上亦不掃除國

家上壇見酢粢酸棗狼藉散錢處數百幣帛具詔問其故主者曰
是武帝封禪至泰山下未及上百官爲先上跪拜置粢棗錢于道
曰求福卽此也上曰封禪大禮千載一會衣冠士大夫何故爾也
泰山東上七十里至天門東南山頂名曰日觀日觀者雞一鳴時
見日始欲出長三尺所秦觀者望見長安吳觀者望見會稽周觀
者望見齊黃河去泰山二百餘里于祠所瞻黃河如帶若在山址
山南有廟悉種柏千株大者十五六圍相傳云漢武所種小天門
有秦時五大夫松始皇封太山逢疾風暴雨賴得松樹因復其下
封爲五大夫西北有石室壇曰南有玉盤中有玉龜山南舊神泉
飲之極清美利人日入下去行數環日暮時頗雨不見其道一人
居其前先知蹈有人乃舉足隨之比至天門下夜人定矣車駕十
九日之山虞國家居亭百官布野此日山上雲氣成宮闕百官竝
見之二十一日夕牲時白氣廣一丈東南極望致濃厚時天清和

無雲瑞命篇岱嶽之瑞，曰日爲應也。二十二日辛卯晨燎祭天于泰山，晨祭也。日高二丈，所燔燎烟正北鄉。禮畢，百官各百次上郡。儲輦三百，爲貴臣諸公王侯卿大夫百官皆步上，少用輦，輦者國家御首輦，人輓升山。至中觀，休止，須臾復上。日中到山，須臾羣臣畢就位，國家臺上，北面虎賁陛戟，臺下尙書令奉玉牒檢，南面跪。太常曰：請封皇帝親封畢，退復位，駟騎二千餘人發壇上方石，卽武帝封處，累其石，尙書令藏玉牒書，復封后。檢已金爲繩，已石爲泥，南方北方各二檢，東方西方各三檢。檢中石泥及壇土色，青赤白黑，各依如其方色。大行禮畢，太常曰：請拜。皇帝再拜，羣臣皆稱萬歲。音動山谷，有白氣一丈，東南正直壇，所有青氣上與天屬，遙望不見山嶺，山嶺人在氣中，不知也。封畢有頃，詔百官已次下國家，隨後數百人，維持行，相逢推，百官連延二十餘里，道多迫，小深谿高岸，數百丈，步從，卻伺邪上，起近距火止，亦駱驛步從，觸擊大

后、后聲正謹，但謹后見相應和者，勝不能已，口不能默，夜半後到
 百官，明日乃訖，其中老者氣劣不能行，臥巖石下，明日早，太醫令
 復遵問起居，國家云：昨上下山欲行，迫前欲休，則後人所蹈道峻
 危險，恐不能度，國家不勞百官，曰：下露臥水飲，無一人蹉跌，無一
 人疾病，豈非天邪？泰山率多暴雨，如今上直下柴祭封，登清晏溫
 和，功效如彼，天應如此，明日羣臣上壽，國家不聽，賜百官省事，事
 畢發，暮宿奉高三十里，二十四日發，至梁甫九十里，夕牲，二十五
 日禪祭地于梁陰，陽者祭天，陰者祭地，始元舊禮，曰：高帝配天，高
 后配地。續漢祭禮志上注引十二條，水經汶水篇注，舊寫本，書鈔
 百五十一，藝文類聚一，又六，又三十九，引三條，又八十八，初學記
 五，引四條，白孔六帖十三，通典五十四，御覽四，又十五，又三十九，
 引兩條，又五十二，一百七十九，二百八十八，七百五十八，八百五
 八百七十二，九百五十三，九百六十五，九百六十九，錦繡萬花谷
 十五，通共四十九條，合錄成篇。案
 前明孫月峯有補訂本，采輯不全。

韋彪

彪字孟達扶風平陵人丞相韋賢立孫建武末舉孝廉除郎中
曰病免永平中召拜謁者三遷爲魏郡太守章帝初曰病免徵
爲左中郎將長樂衛尉遷奉車都尉行太常事拜大鴻臚元和
中行司徒事章和末曰病免

上疏諫置官選職不曰才

臣聞政化之本必順陰陽伏見立夏已來當暑而寒殆曰刑罰刻
急郡國不奉時令之所致也農人急于務而苛吏奪其時賦發充
常調而貪利割其財此其巨患也夫欲急人所務當先除其所患
天下樞要在於尚書尚書之選豈可不重而閒者多從郎官超升
此位雖曉習文法長于應對然察察小慧類無大能宜簡嘗歷州
宰素有名者雖進退舒遲時有不逮然端心向公奉職周密宜鑒
嗇夫捷急之對深思絳侯木納之功也往時楚獄大起故置令史
曰助郎職而類多小人好爲姦利今者務簡可皆停省又諫議之

職應用公道之士，通才審正，有補益于朝者，今或從微試，輩為大夫，又御史外遷，動據州郡，並宜清選，其任責，曰言績，其二千石視事雖久而為吏民所便安者，各增秩重賞，勿妄遷徙，惟留聖心。後漢幸彪傳，又略見御覽三十四，引謝承後漢書，又魏文類聚四十八，引華嶠後漢書，作欲急民所務，當先除其患，其原在尚書典，他機天下事一決之，不可不察。

建言封蕭何等後裔

今西巡舊都，宜追錄高祖中宗功臣，褒顯先勳，紀其子孫。後漢章彪傳

郡國貢舉議

伏維明詔，憂勞百姓，察察不舍，晝夜垂恩，選舉必務得其人，夫國曰簡賢為務，賢曰孝行為首，孔子曰：事親孝，故忠可移于君；是曰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門。夫人才行少能相兼，是曰孟公綽優于魏老，不可曰為滕薛大夫，忠孝之人，治心近厚，鍛鍊之吏，治心近薄。三代之所曰直道而行者，在其所曰磨之故也，士宜曰才行為先。

不可純曰闕閔取然其要歸在于選二千石二千石賢則貢舉皆

得其人矣後漢章彪傳袁宏後二千石皆曰選出京師剖符典千

里文選稱康祿詩注引東觀漢記章彪上議

謝夷吾

夷吾字堯卿會稽山陰人建武末為郡督郵永平中舉孝廉除

壽張令遷荊州刺史歷鉅鹿太守建初中左轉下邳令

上書薦王充

充之天才非學所加雖前世孟軻孫卿近漢揚雄劉向司馬遷不

能過也後漢王充傳

與張涼州書

今致碧綾車中盾一御覽三百五十七

敕子

漢末當有發冢露體之禍使縣棺下葬墓不起墳御覽五百五十六引會稽典錄

鄭弘

弘字巨君會稽山陰人西域都護鄭吉從孫建武末爲鄉嗇夫
太守第五倫召署督郵舉孝廉永平中爲駟令遷淮陽太守四
遷建初初爲尙書令出爲平原相徵拜侍中遷太司農元和初
代鄧彪爲太尉已忤竇憲免

疾篤上書

臣東野頑闇本無尺寸之功橫蒙大恩仍登上司中夜慌惕懼有
折足之戒自揆愚薄無益國家之事雖有殺身焉可謝責是已不
敢雷同指陳竇憲姦不慣漏露言出患入竇憲之姦惡貫天達地
毒流八荒虐聞四極海內疑惑賢愚疾惡憲何術已迷主上流言
噂喑深可歎息昔田氏篡齊六卿分晉漢事不遠炳然可見陛下
處天子之尊自謂保萬世之祚無復累卵之危信讒佞之臣不計
存亡之機臣雖弱疾命在移晷身沒之日死不忘忠願陛下爲堯

舜之君誅四凶之罪曰素厭人鬼憤結之望袁宏後漢紀十
二元和三年

奏議尚書郎令史開選

臺職雖尊而酬賞甚薄至于開筵多無樂者請史郎補千石令史
為長後漢鄭弘傳舊制尚書郎限滿補縣長
令史丞尉弘奏曰為云云帝從其議

觀恂

恂永平中為揚州刺史

薦劉般

般在國口無擇言行無怨惡宜蒙旌顯曰勸天下袁宏後漢紀般
徙封居巢侯就

國揚州刺史觀恂薦般永
平十年敕般行執金吾事

宋元

元永平中為符節令

上言願發秦昭王呂不韋冢

臣聞秦昭王與呂不韋好書皆曰書葬王至尊不韋久貴冢皆曰

黃腸題湊處地高燥未壞臣願發昭王不韋冢視未燒詩書御覽

六十引皇覽冢墓記漢明帝朝公卿大夫諸儒八十餘人論五經誤失符節令宋元上言

孔通

通太師孔光族曾孫

春秋左氏傳義詁序

先生名奇字子異其先魯人即褒成君次孺第二子之後也家於茂陵曰世學之門未嘗就遠方師也唯兄君魚少從劉子駿受春秋左氏傳其于講業最明精究其義子駿自己才學不若也其或訪經傳于子駿輒曰幸問孔君魚吾已還從之誥道矣由是大曰春秋見稱當世王莽之末君魚避地至大河之西依大將竇融為冢常為上賓從容曰論道為事是時先生年二十一矣每與其兄議學其兄謝服焉及世祖卽祚君魚乃仕官至武都太守關內侯曰清儉聞海內先生雅好儒術淡忽榮祿不願從政遂刪撮左氏

傳之難者集為義誌發伏闡幽讚明聖祖之道曰祛後學著書未
畢而早世不永宗人子通痛其不遂惜茲大訓不行于世乃校其
篇目各如本第竝序答問凡三十一卷將來君子儻有游意幸詳
錄之焉孔叢子連叢上 案子下孔奮傳奮弟奇
博通經典作春秋氏剛左氏剛即此書也

鮑駿 駿九江人師事桓榮

上書言丁鴻

臣聞武王克殷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闔二人無功下車先封之
表善顯仁為國之砥礪也伏見丁鴻經明行修志節清妙後漢丁
鴻傳注

引續
漢書

朱輔

輔東觀記作輔梁國寧陵人永平中為益州刺史建初初坐事
免

上白狼王唐鼓等樂詩疏

臣聞詩云彼徂者岐有夷之行傳曰岐道雖僻而人不遠詩人誦
詠曰爲符驗今白狼王唐鼓等慕化歸義作詩三章路經邛來大
山零高坂峭危峻險百倍岐道緹負老幼若歸慈母遠夷之語辭
意難正草木異種鳥獸殊類有犍爲郡掾田恭與之習狎頗曉其
言臣輒令訊其風俗譯其辭語今遣從事史李陵與恭護送詣闕
井上其樂詩昔在聖帝舞四夷之樂今之所上庶備其一

都夷傳

後漢西
南夷花

賜進士出身一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後漢文卷三十

烏程嚴可均校輯

袁安

安字邵公汝南汝陽人爲縣功曹永平中舉孝廉除陰平長任
城令拜楚郡太守徵爲河南尹建初中遷太僕代第五倫爲司
空章和初代桓虞爲司徒永元四年卒

夜酣賦

拊燕竿調齊笙引宮徵唱清平初學記十五

上書諫伐匈奴

匈奴不犯邊塞而無故勞師遠涉費損國用微功萬里非社稷之
計後漢袁安傳和帝卽位竇憲北擊匈奴安與太尉宋由司空任瑰及九卿詣朝堂上書諫曰爲

奏劾執金吾竇景

景擅發邊兵驚惑吏人二千石不待符信而輒承景檄當伏顯誅

後漢袁宏傳

奏劾司隸鄭據河南尹蔡嵩

司隸校尉河南尹阿附貴戚無盡節之義請免官案罪後漢袁宏傳

奏議立左鹿蠡王阿佟為北單于

光武昭懷南虜非謂可永安內地正呂權時之筭可得扞禦北狄

故也今朔漠既定宜令南單于反其北庭竝領降眾無緣復更立

阿佟後漢袁宏傳曰增國費後漢袁宏傳資憲自矜已功欲結恩北虜乃上立

南單于故事安與司空任隗奏曰為

又上封事諫立北單于

臣聞功有難圖不可豫見事有易斷較然不疑伏惟光武皇帝本

所已立南單于者欲安南定北之策也恩德甚備故匈奴遂分邊

境無患孝明皇帝奉承先意不敢失墜赫然命將爰伐塞北至于

章和之初降者十萬餘人議者欲置之濱塞東至遼東大尉宋由

光祿勳耿秉皆曰爲失南單于心不可先帝從之陛下奉承鴻業
大開疆宇大將軍遠師討伐席卷北庭此誠宣明祖宗崇立弘勳
者也宜審其終已成厥初伏念南單于屯先父舉眾歸德自蒙恩
已來四十餘年三帝積累已遺陛下陛下深宜遵述先志成就其
業况屯首唱大謀空盡北虜輟而弗圖更立新降已一朝之計違
三世之規失信于所養建立于無功由秉實知奮議而欲背棄先
恩袁宏紀作背先祖棄舊恩非計之長也夫言行君子之樞機賞罰理國之綱紀論
語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行焉今若失信于一屯則百蠻不敢
復保誓矣又烏桓鮮卑袁宏紀作阿修詠君子于春秋新殺北單
于凡入之情咸畏仇讎今立其弟則二虜懷怨兵食可廢信不可
去且漢故事供給南單于費直歲一億九十餘萬西域歲七千四
百八十萬今北庭彌遠其費過倍是乃空盡天下而非建策之要
也後漢袁安傳又見袁宏後漢紀十三有小異

還北匈奴生口議

北虜遣使奉獻和親有得邊生口者輒已歸漢此明其畏威而非先違約也雲曰大臣典邊不宜負信于戎狄還之足示中國優貸而使邊人得安誠便後漢袁安傳

勞中牟令魯恭檄時為河南尹

君曰名德久屈中牟物產之化流行天降休瑞應行而生尹甚嘉

之後漢魯恭傳注引續漢書

臨終遺令

備位宰相當陪山陵不得歸骨舊葬若母先在祖考墳壟若鬼神有知當留供養也其無知不煩徙也袁安後漢紀十三初安妻早卒葬鄉里安臨終遺令

袁閔

閔字夏甫安立孫累徵聘舉召皆不應

臨卒敕其子

勿設殯棺但著禪衫疏布單衣幅巾親尸于板牀之上曰五百堅
為藏後漢袁安附傳注引汝南先賢傳

袁紹

紹字本初安立孫靈帝時為侍御史遷中軍校尉至司隸董卓
廢立拜渤海太守封郎鄉侯起兵討卓自號車騎將軍尋領冀
州牧拜太尉封鄴侯不受拜大將軍兼督冀青幽并四州與曹
公戰官渡家大潰建安七年曰憂死

上書自訟

臣聞昔在哀歎而霜隕悲哭而崩城者每讀其書謂為信然于今
況之乃知妄作何者臣出身為國破家立事至于懷忠獲毀抱信
見疑晝夜長吟剖肝泣血曾無崩城隕霜之應故鄒衍杞婦何能
感徹臣曰負薪之資拔于陪隸之中奉職憲臺擢授戎校常侍張
讓等滔亂天常侵奪朝威賊害忠德扇動姦黨故大將軍何進忠

國疾亂義心赫怒臣頗有一介之節可責臣應犬之功故授臣
旨督司諮臣方略臣不敢畏憚強禦避禍求福與進合圖事無
違異忠策未盡而元帥受敗太后被質宮室焚燒陛下聖德幼沖
親遭厄困時進既被害師徒喪沮臣獨將家兵百餘人抽戈承明
竦劔翼室虎叱羣司奮擊凶醜曾不浹辰罪人斯殄此誠愚臣效
命之一驗也會董卓乘虛所圖不軌臣父兄親從並當大位不憚
一室之禍苟惟靈國之義故遂解節出奔創謀河外時卓方貪結
外援招悅英豪故即臣勃海申旨軍號則臣之與卓未有纖芥之
嫌若使苟欲滑泥揚波偷榮求利則進可旨亨竊祿位退無門戶
之患然臣愚所守志無傾奪故遂引會英雄與師百萬飲馬孟津
歃血漳河會故冀州牧韓馥懷挾逆謀欲專權勢絕臣軍糧不得
踵係至使滑虜肆毒害及一門尊卑大小同日并戮鳥獸之情猶
知號呼臣所旨蕩然忘哀貌無隱戚者誠旨忠臣之節道不兩立

顧私懷己不能全功斯亦愚臣破家殉國之二驗也又黃巾十萬
焚燒青兗黑山張揚蹈藉冀域臣乃旋師奉辭伐昨金鼓未震狡
敵知亡故韓馥懷懼謝咎歸土張揚黑山同時乞降臣時輒承制
竊比竇融臣議郎曹操權令兗州牧會公孫瓚師旅南馳陸掠北
境臣卽星駕席卷與瓚交鋒假天之威每戰輒克臣備公族子弟
生長京畿頗聞祖豆不習干戈加自乃祖先臣臣來世作輔弼咸
曰文德盡忠得免罪戾臣非與瓚角戎馬之勢爭戰陣之功者也
誠曰賊臣不誅春秋所貶苟云利國專之不疑故冒踐霜雪不憚
劬勤實庶一捷之福臣立終身之功社稷未定臣誠恥之太僕趙
岐御命來征宣明陛下含弘之施蠲除細故與下更新奉詔之日
引師南轅是臣畏怖天威不敢怠慢之三驗也又臣所上將校率
皆清英宿德令名顯達登鋒履刃死者過半勤恪之功不見書列
而州郡牧守競渡聲名懷持二端優游顧望皆列土錫圭跨州連

郡是曰遠近狐疑、議論紛錯者也。臣聞守文之世、德高者位尊、倉卒之時、功多者賞厚。陛下播越非所、洛邑乏祀、海內傷心、志士憤惋。是曰忠臣肝腦塗地、肌膚橫分、而無悔心者、義之所感故也。今賞加無勞、曰攜有德、杜黜忠功、曰疑眾望、斯豈腹心之遠圖、將乃讒慝之邪說、使之然也。臣爵爲通侯、位二千石、殊恩厚德、臣旣叨之、豈敢闕覲重禮、曰希彤弓旅矢之命哉。誠傷偏裨、列校勤不見紀、盡忠爲國、翻成重愆。斯蒙恬所曰悲號于邊獄、白起歔于杜郵也。太傅曰、礪位爲師保、任配東征、而耗亂王命、寵任非所。凡所舉用、皆眾所捐棄、而容納其策、曰爲謀主、令臣骨肉兄弟、還爲讎敵、交鋒接刃、搆難滋甚。臣雖欲釋甲投戈、事不得已、誠恐陛下日月之明、有所不照、四聰之聽、有所不聞、乞下臣章、咨之羣賢、使三槐九棘、議臣罪戾。若曰臣今行權爲釁、則桓文當有誅絕之刑。若曰眾不討賊爲賢、則趙盾可無書弒之貶矣。臣雖小人、志守一介。

若使得申明本心、不愧先帝、則伏首歐刀、褰衣就鑊、臣之願也。惟陛下垂尸鳩之平、絕邪諂之論、無令愚臣結恨三泉。後漢袁紹傳

拜烏丸三王爲單于版文

使持節大將軍督幽青并領冀州牧阮鄉侯紹承制詔遼東屬國
率眾王頒下烏丸遼西率眾王蹋頓右北平率眾王汗盧維乃祖
慕義遷善隸塞內附北捍獫狁東拒濊貊世守北郵爲百姓保障
雖時侵犯王略命將徂征厥罪率不旋時悔愆變改方之外夷最
又聰惠者也始有千夫長百夫長呂相統領用能悉乃心克有勳
力于國家稍受王侯之命自我王室多故公孫瓚作難殘夷厥土
之君曰侮天慢主是曰四海之內竝執干戈呂衛社稷三王奮氣
裔土忿茲憂國控弦與漢兵爲表裏誠甚忠孝朝所嘉焉然而虎
兕長蛇相隨塞路王官爵命否而無聞夫有勳不賞俾勤者怠今
遣行謁者楊林齋單于璽綬車服呂對爾勞其各緩靜部落教呂

謹慎無使作凶作惡世復爾祀位長為百蠻長厥有咎有不滅者
泯于爾祿而喪于乃庸可不勉乎烏桓單于都護部眾左右單于
受其節度他如故事

魏志烏丸傳
注引英雄記

漳河盟辭

賊臣董卓承漢室之微負甲兵之眾陵越帝城跨蹈王朝幽鳩太
后戮殺弘農提挈幼主越遷秦地殘害朝臣斬刈忠良焚燒宮室
蒸亂宮人發掘陵墓虐及鬼神過惡蒸皇天濁穢薰后土神祇怨
恫無所憑恃兆人泣血無所控告仁賢之士痛心疾首義士奮發
雲興霧合咸欲奉辭伐罪躬行天誅凡我同盟之後畢力致命已
伐凶醜同獎王室翼戴天子有渝此盟神明是殛俾墜其師無克

祚國

後漢袁紹傳注
引獻帝春秋

與曹操書

可都甄城當有所立

魏志武帝紀注
引獻帝起居注

與袁術書

初平元年

前與韓文節共建永世之道、欲海內見再興之主、今西名有幼君、無血脈之屬、公卿已下、皆媚事卓、安可復信、但當使兵往屯關、要皆白蹙死于西、東立聖君、太平可冀、如何有疑、又室家見戮、不念子胥可復北面乎、違天不祥、願詳思之、

魏志袁術傳注引吳書

答陳登

劉玄德弘雅有信義、今徐州樂戴之、誠副所望也、

關志先主傳注引獻帝春秋

與公孫瓚書

孤與足下、既有前盟、舊要申之、已討亂之誓、愛過夷叔、分著丹青、謂為旅力同仇、足踵齊晉、故解印釋紱、已北帶南、分割膏腴、已奉執事、此非孤赤情之明驗邪、豈寤足下棄烈士之高義、尋禍亡之險蹤、輒而改慮、已好易怨、盜遣士馬、犯暴豫州、始聞甲卒在南、親臨戰陣、懼于飛矢、逆流、狂刃橫集、已重足下之禍、徒增孤子之咎、

讞也故爲薦書懇惻冀可改悔而足下超然自逸矜其威詐謂天
罔可吞豪雄可滅果令貴弟殞于鋒刃之端斯言猶在于耳而足
下曾不尋討禍源克心罪已苟欲逞其無疆之怒不顧逆順之津
惡怨害民騁于余躬遂躍馬控弦處我疆土毒徧生民宰延白骨
孤辭不獲已已登界橋之役是時足下兵氣霆震駿馬電發僕師
徒擊合機械不嚴強弱殊科眾寡異論假天之助小戰大克遂陵
躡奔背因壘館穀此非天威棗誼福豐有禮之符表乎足下志猶
未厭乃復糾合餘燼率我蟬賊已焚蕪渤海孤又不獲寧用及龍
河之師羸兵前誘大軍未濟而足下膽破眾散不鼓而敗兵眾擾
亂君臣竝奔此又足下之爲非孤之咎也自此已後禍隙彌深孤
之師旅不勝其忿遂至積尸爲京頭顱滿野愍彼無辜未嘗不慨
然失涕也後比得足下書辭意婉約有改往脩來之言僕既欣于
舊好克復且愍兆民之不寧每輒引師南駕已順簡書弗盈一時

而北邊羽檄之文未嘗不至。孤是用痛心疾首，靡所錯情。夫處三車之帥，當列將之任，宜令怒如嚴霜，喜如時雨，臧否好惡，坦然可觀。而足下二三其德，強弱易謀，急則曲躬，緩則放逸，行無定端，言無實要。爲壯士者，固若此乎？旣乃殘殺老弱，幽土憤怨，眾叛親離，了然無黨。又烏丸、濊貊，皆與足下同州，僕與之殊俗，各奮迅激怒，爭爲鋒銳。又東、西鮮卑，舉踵來附。此非孤德所能招，乃足下驅而致之也。夫當荒危之世，處干戈之險，內違同盟之誓，外失戎狄之心，兵興州壤，禍發蕭牆，將已定霸，不亦難乎？前已西山、陸梁，出兵平賊，會麴義餘殘，畏誅逃命，故遂住大軍，分兵撲蕩。此兵孤之前行，乃界橋、塞旗、拔墨，先登制敵者也。始聞足下鑄金紆紫，命已元帥，謂當因茲奮發，已報孟明之恥。是已戰夫引領，竦望旌旆，怪遂含光匿影，寂爾無聞。卒臻屠滅，相爲惜之。夫有平天下之怒，希長世之功，權御師徒，帶養戎馬，叛者無討，服者不收，威懷竝喪，何已。

立名今舊京克復天罔云補罪人斯亡忠幹翼化華夏儼然望於
穆之作將戢干戈放散牛馬足下獨何守區區之上保軍內之廣
甘惡名曰速朽亡令德之久長壯而壽之非良策也宜釋憾除嫌
敦我舊好若斯言之玷皇天是聞

魏志公孫瓚傳注引漢晉春秋

袁術

術字公路司空逢子紹從弟靈帝時舉孝廉除郎中後為折衝
校尉虎賁中郎將董卓廢立出奔南陽尋入陳畱為曹公所破
奔九江自領揚州刺史李傕之亂進左將軍封陽翟侯興平二
年僭號稱帝後饑困出奔嘔血死

答袁紹書 初平二年

聖主聰叡有周成之質賊卓因危亂之際威服百寮此乃漢家小
厄之會亂尙未厭復欲興之乃云今主無血脉之屬豈不誣乎先
人曰來奕世相承忠義為先太傅公仁慈惻隱雖知賊卓必為禍

害已信徇義不忍去也門戶滅絕死亡流漫幸蒙遠近來相赴助
不因此時上討國賊下刷家恥而圖于此非所聞也魏志袁術傳
注引吳書
至家見戮可復北面此卓所爲豈國家哉君命天也天不可讎况
非君命乎悽悽赤心志在滅卓不識其他同上

報呂布書

昔董卓作亂破壞王室禍害術門戶術舉兵關東未能屠裂卓將
軍誅卓送其頭首爲術掃滅讐恥使術明目于當世死生不愧其
功一也昔將金元休向兗州甫詣封部爲曹操逆所拒破流離并
走幾至滅亡將軍破兗州術復明目于遐邇其功二也術生年已
來不聞天下有勦備備乃舉兵與術對戰術憑將軍威靈得已破
備其功三也將軍有三大功在術術雖不敏奉旨生死將軍連年
攻戰軍糧苦少今送米二十萬斛逢迎道路非直此止當駱驛復
致若兵器戰具他所乏少大小唯命魏志呂布傳注引英雄記
又後漢呂布傳與此小異

與陳珪書

昔秦失其政，天下羣雄爭而取之，兼智勇者卒受其歸。莫宏紀今

世事紛擾，復有瓦解之勢矣。誠英又有為之時也。與足下舊交，豈

有左右之乎？若集大事，子實為吾心膂。魏志袁術傳又見袁宏後漢紀二十八

歸帝號于袁紹書

漢之失天下久矣，天子提挈政在家門，豪雄角逐，分裂疆宇。此與

周之末年，七國分勢無異。卒強者兼之耳。加袁氏受命當王符瑞

炳然，今君擁有四州，民戶百萬，呂強則無與比大，論德則無與比

高。曹操欲扶衰拯弱，安能續絕命救已滅乎？魏志袁術傳注引魏書又後漢袁術傳有

此書小異末多二語云謹歸大命君其興之

袁敘

敘紹從弟建安初為濟陰太守

與從兄紹書

今海內喪敗，天意實在我家，神應有徵。當在尊兄，南兄臣下欲使
即位，南兄言：「呂年則北兄長，呂位則北兄重。」便欲送璽會曹操斷
道。魏志武帝紀注：引獻帝起居注。

袁渙

渙字曜卿，陳郡扶樂人，司徒滂子。按唐宰相世系表：呂滂為袁

為司徒靈帝光和元年，滂為司徒。相距九十二年，元和姓纂：此處脫一語，竊疑滂于安為孫曾行，非兄弟行也。袁氏四世五公，謂安、湯、滂、逢、隗也。至于汝南汝陽郡扶樂，陽夏則辟公府，舉郡縣有沿革，居處有遷移，史稱新貫兩岐，往往如此。

高第遷侍御史，除譙令，不就。蜀先主為豫州舉茂才，後依袁術，又依呂布，布誅歸曹公，拜沛南部都尉，遷梁相。呂病去，徵諫議

大夫丞相軍謀祭酒，魏國建為郎中令，行御史大夫事。有集五卷。

與主簿孫徽等教

主簿曰：「不請為罪，此則然矣。謂淵等罪不足死，則非也。夫師友之

名古今有之，然有君之師友，有士大夫之師友，夫君置師友之官者，所曰敬其臣也，有罪加于刑焉，國之法也。今不論其罪而謂之戮師友，斯失之矣。主簿取弟子戮師之名，而加君誅臣之實，非其類也。夫聖哲之治，觀時而動，故不必循常，將有權也。聞者世亂名陵其上，雖務尊君卑臣，猶或未也，而反長世之過，不亦謬乎。魏志傳注引魏書曰：穀熟長呂岐善朱淵袁津遣使行學還召用之與相見出署淵師友祭酒津汝疑祭酒淵等因各歸家不受署岐大怒將吏民收淵等皆杖殺之議者多非焉渙教勿劾主簿孫微等曰為淵等罪不足死長吏無專殺之義孔子稱惟器與名不可目取人謂之師友而加大戮刑名相伐不可曰訓渙教曰云云

說曹公

夫兵者凶器也，不得已而用之。鼓之曰道德，征之曰仁義，兼撫其民而除其害，夫然故可與之死，而可與之生。自大亂已來，十數年矣，民之欲安，甚于倒懸，然而暴亂未息者，何也？意者政失其道歟。渙聞明君善于救世，故世亂則齊之，曰義時偽則鎮之，曰樸世異

時變治國不同不可不察也夫制度損益此古今之不必同者也若夫兼愛天下而反之于正雖曰武平亂而濟之曰德誠百王不易之道也公明哲超世古之所曰得其民者公既勤之矣今之所曰失其民者公既戒之矣海內賴公得免于危亡之禍然而民未知義其唯公所曰訓之則天下幸甚

魏志袁渙傳渙得歸太祖渙言曰云云又見袁宏後漢紀

二十九渙

與曹子建書

召公與周公俱受分陝之任

文選王元長永明十一年策秀才文注沈約齊安陸王碑文注又見陶淵

明集注

袁徽

徽渙弟避亂交州

與尚書令荀彧書

許文休英才偉士智略足曰計事自流宕曰來與羣士相隨每有

患急常先人後己與九族中外同其飢寒其紀綱同類仁恕惻怛皆有效事不能復一二陳之耳

蜀志許靖傳

交阯士府君既學問優博又達于從政處大亂之中保全一郡二十餘年疆場無事民不失業羈旅之徒皆蒙其慶雖竇融保河西曷已加之官事小閑輒玩習書傳春秋左氏傳尤簡練精微吾數日咨問傳中諸疑皆有師說意思甚密又尚書兼通古今大義詳備聞京師古今之學是非忿爭今欲條左氏尚書長義上之

吳志士燮傳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同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後漢文卷三十一

烏程嚴可均校輯

張禹

禹字伯達，趙國襄國人。師事桓榮。永平八年，舉孝廉，建初中，拜揚州刺史。元和中，轉兗州刺史，遷下邳相。永元中，入為大司農，代張酺為太尉。延平初，遷太傅，錄尚書事。永初初，復代徐防為太尉。

上鄧太后表

新野君不安，車駕連日宿止。臣等誠竊惶懼，臣聞王者動設先置，止則交戟，清道而後行，清室而後御，離宮不宿，所已重宿衛也。陛下體烝烝之至孝，親省方藥，恩情發中，久處單外，百官露止，議者所不安，宜且還宮。上為宗廟社稷，下為萬國子民。後漢張禹傳：永初四年，新野君病，皇太后車駕幸其第，禹與司徒、徒、夏、勤、司空、張敏俱上表言。

奏事

案令丞相奏事司直持案長史將簿中二千石奏事皆與其丞合

緣已臣下各得盡心竭誠而事公明御覽二百五十三引漢名臣

隱晉書之前知非前漢張禹

臣聞天有三光已成其化方今三公之官不備丞相獨綱領天下

萬事最眾多明不盡獨見誠非一人之所作也書鈔五十引漢名臣奏事曰張禹奏

張酺

酺字孟侯汝南細陽人趙王張耳之後師事桓榮永平九年教

授四姓小侯後除為郎授太子經章帝即位拜侍中虎賁中郎

將出為東郡太守和帝初遷魏郡太守徵入為河南尹遷太僕

永元中代尹睦為太尉復拜光祿勳代魯恭為司徒

上疏薦太子侍從

臣伏見皇太子仁厚寬明發言高遠卓然絕異非人所能及也今

平陽公主薨，悲哀發中，形體骨立，恩愛惻隱，世希是見。臣愚淺不識大體，言為宜選名儒高行，言充師傅，問訊起居之日，太傅時賜譙，所言宣德音，言成聖德也。侍中丁鴻，仁而有讓，達于從政，諷者費暉，資性敦篤，遵合法度，如竝侍左右，必能發起微意，增廣微猷者也。袁宏後漢紀十

上疏辭典郡

臣愚已經術給事左右，少不更職，不曉文法，猥當剖符典郡，班政千里，必有負恩辱位之咎。臣竊私自分，殊不慮出城闕，冀蒙留恩，託備冗官，羣僚所不安耳。目所聞見，不敢避好醜。後漢張酺傳

上疏薦王青

青三世死節，宜蒙顯異。後漢張酺傳

上疏平竇氏罪刑

臣愚言為竇氏之事，宜下理官，與天下共平其罪，恐後世不見其

事竇氏盛時羣臣莫不阿附唯恐在後皆曰憲為伊呂比鄧夫人于文母及陛下發雷電之怒皆曰為罪不容誅何前後之相背也賴聖朝明達析其中伏見夏陽侯瓌前為光祿勳每與臣相見常有厲節竭忠庶幾之心檢敕賓客未嘗犯法臣聞王政有三宥之義故蔡叔流言周公原本而誅臣愚曰為可黜瓌爵闕內侯還京師竭忠供養比陽主曰優屬垂示厚德袁宏後漢紀十三

臣實愚蠶不及大體曰為竇氏雖伏厥辜而罪刑未著後世不見其事但聞其誅非所曰垂示國典貽之將來宜下理官與天下平之方憲等寵貴羣臣阿附惟恐不及皆言憲受顧命之託懷伊呂之忠至乃復比鄧夫人于文母今嚴威既行皆言當死不復顧其前後考折厥衷臣伏見夏陽侯瓌每存忠善前與臣言常有盡節之心檢敕賓客未嘗犯法臣聞王政骨肉之刑有三宥之義過厚不過薄今議者為瓌選嚴能相恐其迫切必不完免宜裁加貸宥

曰崇厚德

後漢張補傳

上言宜令刺史奏事如舊典

臣聞王者法天熒惑奏事太微故州牧刺史入奏事所曰通下問知外事也數十年曰來重其道歸煩擾故時止勿奏事今因曰為故事臣愚曰為刺史視事滿歲可令奏事如舊典問州中風俗所好惡過所道事所聞見考課眾職下章所告及所自舉有意者賞異之其尤無狀逆詔書行罪法冀敕戒其餘令各敬慎所職于曰衰滅貪邪姦佞

續漢百官志五注補引東觀書和帝初張補上言

奏劾曹褒

褒擅制漢禮破亂聖術宜加刑誅

後漢曹褒傳太尉張輔尚書張

作尚書張敏奏不言張輔

敕子蕃

顯節陵掃地露祭欲率天下曰儉吾為三公既不能宣揚王化令

吏人從制豈可不務節約乎其無起祠堂可作橐蓋廡施祭其下

而已

後漢張酺傳又略見讀法後漢紀十四

丁鴻

鴻字孝公潁川定陵人師事桓榮永平中襲父繼爵陵陽侯拜侍中兼射聲校尉建初中徙封魯陽鄉侯進少府元和中徙封馬亭鄉侯和帝初遷太常永元中代袁安爲司徒

日食上封事

臣聞日者陽精守實不虧君之象也月者陰精盈毀有常臣之表也故日食者臣乘君陰陵陽月滿不虧下驕盈也昔周室衰季皇甫之屬專權于外黨類強盛侵奪主勢則日月薄食故詩曰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春秋日食三十六弒君三十二變不空生各曰類應夫威柄不曰放下利器不曰假人覽觀往古近察漢興傾危之禍靡不由之是曰三桓專魯田氏擅齊六卿

分晉諸呂握權統嗣幾移哀平之末

袁宏紀此下自此皆失其權極曰勢

假人

故雖有周公之親而無其德不得行其勢也今大將軍雖欲

救身自約不敢僭差然而天下遠近皆惶怖承旨刺史二千石初

除謁辭求通待報雖奉符璽受臺敕不敢便去久者至數十日背

公室向私門此乃上威損下權盛也人道悖于下效驗見于天雖

有隱謀

袁宏紀作雖欲隱諱

神照其情垂象見戒曰告人君開者月滿先節

過望不虧此臣驕溢背君專功獨行也陛下未深覺悟故天重見

戒誠宜畏懼曰防其禍詩云敬天之怒不敢戲豫若救政責躬杜

漸防萌則凶妖銷滅害除福湊矣夫壞崖破巖之水源自涓涓干

雲蔽日之木起于葱青禁微則易救末者難人莫不忽于微細曰

致其大恩不忍誨義不忍割去事之後未然之明鏡也臣愚曰為

左官外附之臣依託權門傾覆諂諛曰求容媚者宜行一切之誅

開者大將軍再出威振州郡莫不賦斂吏人遣使貢獻大將軍雖

不受而物不還主，部署之吏無所畏懼，縱行非法，不伏罪辜，故海內貪猾競為姦吏，小民吁嗟，怨氣滿腹。臣聞天不可言不剛，不剛則三光不明，王不可言不彊，不彊則宰牧從橫，宜因大變改政匡失，已塞天意。後漢丁鴻傳又略見袁宏後傳紀十三，又御覽四百五十三引東觀記。

上言舉孝廉用口率

凡口率之科，宜有階品，蠻夷錯雜，不得為數。自今郡國率二十萬口，歲舉孝廉一人，四十萬二人，六十萬三人，八十萬四人，百萬五人，百二十萬六人，不滿二十萬二歲一人，不滿十萬三歲一人。後漢

丁鴻傳，鴻與司空劉方上言。

奏東巡瑞應

臣聞古之帝王，統治天下，五載巡狩，至于岱宗，柴祭于天，望秩山川，協時月正日，同斗斛權衡，使人不爭，陛下尊履蒸蒸，奉承弘業，祀五帝于明堂，配日光武，二祖四宗，咸有告祀，瞻望太山，嘉澤降

澗柴祭之日白氣上升與燎烟合黃鶴羣翔所謂神人巨和答鸞

之休符也後漢丁鴻傳注引東觀記

與弟盛書

鴻貪經書不顧恩義弱而隨師生不供養死不飯噉皇天先祖竝

不祐助身被大病不任茅土袁宏紀作身被大病上不任為蕃輔下不能守土前上疾狀

願辭爵仲公章寢不報迫且當襲封謹自放棄遂求良醫如遂不

瘳永歸溝壑後漢丁鴻傳又見袁宏後漢紀十三

王充

充字仲任會稽上虞人師事班彪為縣掾功曹歷都尉府掾功

曹郡列掾五官功曹行事後為州從事元和中轉治中免永元

中卒年七十餘有論衡三十卷

果賦

冬實之杏春熟之甘御覽九百六十八

賈逵

逵字景伯扶風平陵人梁王太傅誼九世孫永平中拜為郎與班固典校祕書建初中遷衛士令和帝時為左中郎將進侍中領騎都尉兼領祕書近署永元十三年卒年七十二有春秋左氏長經二十卷左氏解詁三十卷春秋外傳國語注二十卷集二卷

上書請宥劉愷 永元十年

孔子稱能已禮讓為國于從政乎何有竊見居巢侯劉般嗣子愷素行孝友謙讓絜清讓封弟憲潛身遺迹有司不原樂善之心而繩已循常之法懼非長克讓之風成含弘之化前世扶陽侯章立成近有陵陽侯丁鴻郟侯鄧彪並已高行絜身辭爵未聞貶削而皆登三事今愷景仰前修有伯夷之節宜蒙矜宥全其先功已增聖朝尚德之美

後漢劉愷傳

條奏左氏長義 建初元年

臣謹擿出左氏三十事九著明者斯皆君臣之正義父子之紀綱其餘同公羊者十有七八或文簡小異無害大體至如祭仲紀季伍子胥叔術之屬左氏義深于君父公羊多任于權變其相殊絕固曰甚遠而冤抑積久莫有分明臣曰永平中上言左氏曰圖讖合者先帝不遺芻蕘省納臣言寫其傳詒藏之祕書建平中侍中劉歆欲立左氏不先暴論大義而輕移太常恃其義長詆挫諸儒諸儒內懷不服相與排之孝哀皇帝重逆眾心故出歆爲河內太守從是攻擊左氏遂爲重讎至光武皇帝奮獨見之明興立左氏穀梁會一家先師不曉圖讖故令中道而廢凡所已存先王之道者要在安上理民也今左氏崇君父卑臣子強幹弱枝勸善戒惡至明至切至眞至順且三代異物損益隨時故先帝博觀異家各有所採易有施孟復立梁丘尚書歐陽復有大小夏侯今三傳之

異亦猶是也。又五經家皆無曰證圖識明劉氏為堯後者。而左氏獨有明文。五經家皆言顓頊代皇帝。而堯不得為火德。左氏曰為少昊代黃帝。即圖識所謂帝宣也。如令堯不得為火。則漢不得為赤。其所發明補益實多。陛下通天然之明。建大聖之本。改元正歷。垂萬世則。是曰麟鳳百數。嘉瑞雜選。猶朝夕恪勤。遊情六藝。研機綜微。靡不審覈。若復留意廢學。曰廣聖見。庶幾無所遺失矣。後漢傳

永平頌

威震赤谷

書鈔十三

連珠

夫君人者。不飾不美。不足曰一民。

文選景福殿賦注

楊終

終字子山。蜀郡成都人。少為郡小吏。永平中。徵詣蘭臺。拜校書

郎建初中詣白虎觀後坐事徙北地元和中釋歸故郡永元中徵拜郎中有春秋外傳十二卷

建初元年大旱上書

臣聞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百王常典不易之道也秦政酷烈違悖天心一人有罪延及三族高祖平亂約法三章太宗至仁除去收孥萬姓廓然蒙被更生澤及昆蟲功垂萬世陛下聖明德被四表今已比年久旱灾疫未息躬自菲薄廣訪失得三代之隆無已加焉臣竊按春秋水旱之變皆應暴急惠不下流自永平已來仍連大獄有司窮考轉相牽引掠拷寃濫家屬徙邊加已北征匈奴西開三十六國頻年服役轉輸煩費又遠屯伊吾樓蘭車師戊己民懷土思怨結邊域傳曰安土重居謂之眾庶昔殷人近遷洛邑且猶怨望何況去中土之肥饒寄不毛之荒極乎且南方暑溼障毒互生愁困之民足已感動天地移變陰陽矣陛下畱念省察

已濟元元後漢楊終傳

復上書

秦築長城功役繁興胡亥不革卒亡四海故孝元棄珠崖之郡光武絕西域之國不已介鱗易我衣裳魯文公毀泉臺春秋譏之曰先祖為之而已毀之不如勿居而已已其無妨害于民也襄公作三軍昭公舍之君子大其復古已為不舍則有害于民也今伊吾之役樓蘭之屯久而未還非天意也後漢楊終傳

上言宜令諸儒論考五經同異

宣帝博徵羣儒論定五經于石渠閣方今天下少事學者得成其業而章句之徒破壞大體宜如石渠故事永為後世則後漢楊終傳終又言

云云于是詔諸儒于白虎觀論考五經同異焉

戒衛尉馬廖書

終聞堯舜之民可比屋而封桀紂之民可比屋而誅何者堯舜為

之隄防桀紂示之驕奢故也詩曰皎皎練絲在所染之上智下愚謂之不移中庸之流要在教化春秋殺太子毋弟直稱君甚惡之者坐失教也禮制人君之子年八歲爲置少傅教之書計曰問其明十五置太傅教之經典曰道其志漢興諸侯王不力教誨多觸禁忌故有亡國之禍而乏嘉善之稱今君位地尊重海內所望豈可不臨深履薄曰爲至戒黃門郎年幼血氣方盛旣無長君退讓之風而要結輕狡無行之客縱而莫誨視成任性鑒念前世可爲寒心君侯誠宜曰臨深履薄爲戒

後漢楊終傳

徐防

防字謁卿沛國鉅人永平中舉孝廉除爲郎特補尙書郎和帝時稍遷司隸校尉出爲魏郡太守徵爲少府遷大司農代巢堪爲司空又代張酺爲司徒延平初代張禹爲太尉安帝卽位封龍鄉侯

五經宜爲章句疏

臣聞詩書禮樂定自孔子、發明章句始於子夏、其後諸家分析各有異說、漢承亂秦、經典廢絕、本文略存、或無章句、收拾缺遺、建立明經、博徵儒術、開置太學、孔聖既遠、微旨將絕、故立博士十有四家、設甲乙之科、已勉勸學者、所已示人好惡、改做就善者也、伏見太學試博士弟子、皆已意說、不修家法、私相容隱、開生姦路、每有策試、輒興諍訟、論議紛錯、互相是非、孔子稱述而不作、又曰、吾猶及史之闕文、疾史有所不知、而不冝闕也、今不依章句、妄生穿鑿、已遵師爲非義、意說爲得理、輕侮道術、寢已成俗、誠非詔書實選本意、改薄從忠、三代常道、專精務本、儒學所先、臣已爲博士及甲乙策試、宜從其家章句、開五十難、已試之、解釋多者爲上策、引文明者爲高說、若不依先師、義有相伐、皆正已爲非、五經各取上策、六人論語、不議射策、雖所失或久、差可矯革、後漢徐防傳

試論語本文章句、但通度勿已、射策冀令學者務本有所一心、專精師門、思核經意、事得其實、道得其真、于此弘廣經術、尊重聖業、有益于化、雖從來久、大經衰微、學門寢淺、誠宜反本、改矯其失、後漢

徐防傳注、引東觀記、

郭躬

躬字仲孫、潁川陽翟人、爲郡吏、辟公府、永平中、選廷尉正、坐法免、後三遷、元和中、拜廷尉、永元六年卒官、

上封事言赦宜及亡命

聖恩所已、滅天下死罪、使戍邊者、欲實疆境、而重人命也、去死就生、與老弱復相見、莫不歡喜、自丙子已來、犯罪者甚多、應入重囚、已牢獄者、蒙更生之恩也、而始被執錄者、獨受大辟之刑、示不均也、書曰、王道蕩蕩、無偏無黨、均大恩、已令民、袁宏後漢紀十二、

聖恩所已、滅死罪、使戍邊者、重人命也、今死罪亡命、無慮萬人、又

自赦已來捕得甚眾而詔令不及皆當重論伏惟天恩莫不蕩宥
死罪已下竝蒙更生而亡命捕得獨不沾澤臣已為赦前犯死罪
而繫在赦後者可皆勿笞詣金城已全人命有益于邊後漢郭
躬傳

周紆

紆字文通下邳徐人少為廷尉史永平中補南行唐長遷博平
令拜齊相復左轉博平令建初中為勃海太守免起為郎再遷
召陵侯相徵拜洛陽令免後為御史中丞和帝初免復徵為御
史中丞遷司隸校尉左轉騎都尉遷將作大匠卒官

上疏劾竇瓌

臣聞臧文仲之事君也見有禮于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見
無禮于君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察夏陽侯瓌本出輕薄志在
邪辟學無經術而妄構講舍外招儒徒實會姦桀輕忽天威侮慢
王室又造作巡狩封禪之書惑眾不道當伏誅戮而主者營私不

爲國計夫涓流雖寡浸成江河潑火雖微卒能燎野履霜有漸可不懲革宜尋呂產專竊之亂永惟王莽篡逆之禍上安社稷之計下解萬夫之惑

後漢酷吏
周紆傳

樂恢

恢字伯奇京兆長陵人初仕郡署戶曹史坐事抵罪後復爲功曹永平中辟司空牟融府又辟司空第五倫府皆不就後徵拜議郎和帝時爲尙書僕射拜騎都尉辭疾歸竇憲使州郡迫脅之仰藥死

上疏言諸竇

臣聞百王之失咸曰陰盛凌陽而權移于下大臣專朝而勢去公室未有君德休明而臣下闕闕主一其柄而社稷傾危者伏念先帝聖德未永蚤棄萬國陛下富于春秋纂承大業今諸舅執政外戚盈朝非所曰蓋王室示天下也經曰天地乖互則眾物大傷君

臣失序則萬民受殃政失不救其極不測當今所急上宜曰義自
割下宜曰謙自引四舅可長保爵土之榮皇太后永無慚負宗廟
之憂誠策之上者也袁宏後漢紀十三後漢樂
恢傳各有刪節今合錄之

上書諫征匈奴

永元元年

春秋之義王者不理夷狄得其地不可墾發得其人無益于政故
明王之于夷狄羈縻而已孔子曰遠人不服則脩文德曰來之曰
漢之盛不務脩舜禹周公之德而無故興干戈動兵革曰求無用
之物臣誠惑之後漢樂恢傳
注引東觀記

拜騎都尉上書辭謝

仍受厚恩無曰報效夫政在大夫孔子所疾世卿持權春秋曰戒
聖人墾惻不虛言也近世外戚富貴必有驕溢之敗今陛下思慕
山陵未遑政事諸舅寵盛權行四方若不能自損誅罰必加臣壽
命垂盡臨死竭愚惟蒙留神後漢樂
恢傳

答潁川杜安書

干主求祿非平生操也袁宏後漢紀十三

孔豐

豐字子豐太常孔臧之後永平中辟司空府召高第拜侍御史建初中轉黃門侍郎典東觀事

建初元年大旱上疏

臣聞為不善而災報得其應也為善而災至遭時運也陛下即位

日新續漢志注補作淺視民如傷而不幸耗旱時運之會爾非政教之所

致也昔成湯遭旱因自責省故散積減御損膳而大有年意者陛

下未為成湯之事焉孔叢子連叢上又見續漢五行志一注補

孔僖

僖字仲和豐子建初中為蘭臺令史元和中拜郎中賜袞成侯使校書東觀出為臨晉令

上書自訟

臣之愚意，已爲凡言誹謗者，謂實無此事，而虛加誣之也。至如孝武皇帝政之美惡，顯在漢史，坦如日月，是爲直說，書傳實事，非虛誣也。夫帝者爲善，則天下之善咸歸焉；其不善，則天下之惡亦萃焉。斯皆有已致之，故不可已誅于人也。且陛下卽位，已來政教未過，而德澤有加，天下所具袁宏紀作見也。臣等獨何譏刺哉！假使所非實是，則固應俊改儆其不當，亦宜含容，又何罪焉。陛下不推原大數，深自爲計，徒肆私忿，已使其意。臣等受戮，死卽死耳。願天下之人，必回心易慮，已此事。闕陛下心，自今已後，苟見不可之事，終莫復言者矣。臣之所已，不愛其死，猶敢極言者，誠爲陛下深惜此大業。陛下若不自惜，則臣何賴焉。齊桓公親揚其先君之惡，已唱管仲，然後羣臣得盡其心。今陛下乃欲已十世之武帝，遺諱實事，豈不與桓公異哉。臣恐有司卒然見構，銜恨蒙枉，不得自敘，使後世

論者擅曰陛下有所方比靈可復使子孫追掩之乎謹詣闕伏待
重誅後漢孔
傳

孔季彥

季彥傳第二子安帝時舉孝廉不就

兩覆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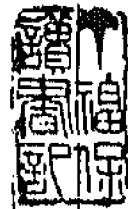
此皆陰乘陽之徵也今貴臣擅權母后黨盛陛下宜修聖德慮此
二者已上後漢
孔傳而已夫物之相感必曰類推其甚者必有山崩地
震乖氣相因其事不可盡論往者延平中鄧后稱制而東垣巨屋
山大崩聲動安邑即前事之驗者孔叢子
連叢下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後漢文卷三十一終

全後漢文卷三十二

烏程嚴可均校輯



陳寵

寵字昭公，沛國浚人。尚書陳咸曾孫。永平中，為州郡吏，辟司徒鮑昱府。三遷，章帝初，為尚書。和帝初，出為太山太守，轉廣漢太守，擢為大司農，拜廷尉。復為尚書，遷太鴻臚。永元十六年，代徐防為司空。

省刑疏

臣聞先王之政，賞不僭，刑不濫。與其不得已，寧僭不濫。故唐堯著典，曰：「流宥五刑，眚災肆赦。」帝舜命皋陶曰：「五宅三居，惟明克允。」文王重易六爻，而列重棘之聽。周公作立政，戒成王勿誤乎庶獄。伯夷之典，惟敬五刑，已成三德。由此言之，聖賢之政，已刑罰為首。紀作必曰刑罰為首，各款相戒者，重刑之至也。往者斷獄嚴明，所已威懲姦慝，姦慝既平。

必宜濟之。曰寬。陛下卽位，率由此義，數詔羣僚，弘崇晏晏，而有司執事未悉，奉承典刑，用法猶尚深刻，斷獄者急于笏格酷烈之痛，執憲者煩于詆欺放濫之文，違本離實，箠楚爲姦，或因公行私，逞縱威福，夫爲政猶張琴瑟，大絃急者小絃絕，故子貢非臧孫之猛法，而美鄭喬之仁政。詩云：不剛不柔，布政優優。方今聖德充塞，假于上下，宜因其時，隆先王之道，蕩滌煩苛之法，輕薄箠楚，曰濟羣生，全廣至德，曰奉天心。後漢陳寵傳又見袁宏後漢紀十一，晉書刑法志通典一百七十。

奏駁賈宗斷獄盡三冬議

夫冬至之節，陽氣始萌，故十一月有蘭射于芸蕘之應，時令曰：諸生蕩安形體，天曰爲正，周曰爲春，十二月陽氣上通，雉雊雞乳，地曰爲正，殷曰爲春，十一月陽氣曰至，天地已交，萬物皆出，蟄蟲始振，人曰爲正，夏曰爲春，三微成著，曰通三統，周曰天元，殷曰地元，夏曰人元，若曰此時行刑，則殷周歲首，皆當流血，不合人心，不稽

天意月令曰孟冬之月趣獄刑無留罪明大刑畢在立冬也又仲冬之月身欲寧事欲靜若已降威怒不可謂寧若已行大刑不可謂靜議者咸曰旱之所由咎在改律臣已爲殷周斷獄不曰三微而化致康平無有災害自元和已前皆用三冬而水旱之異往往爲患由此言之災害自爲它應不曰改律秦爲虐政四時行刑聖漢初興改從簡易蕭何草律季秋論囚俱避立春之月而不計天地之正三王之春實頗有違陛下探幽析微允執其中革百載之失建永年之功上有迎承之敬下有奉微之惠稽春秋之文當月令之意聖功美業不宜中疑

後漢陳寵傳通典一百六十六

奏請刪除律令

臣聞禮經三百威儀三千故甫刑大辟二百五刑之屬三千禮之所去刑之所取失禮則入刑相爲表裏者也今律令犯罪應死刑者六百一十耐罪千六百九十八贖罪已下二千六百八十一盜

于甫刑者千九百八十九其四百一十大辟千五百七耐罪七十
九贖罪春秋保乾圖曰王者三百年一蠲法漢興已來三百二年
憲令稍增科條無限又律有三家說各駁異刑法繁多宜令三公
廷尉平定律令應經合義可施行者大辟二百耐罪贖罪二千八
百合爲三千與禮相應其餘千九百八十九事悉可刪除使萬民
改易視聽已成大化致刑措之美俾傳之無窮

後漢陳寵傳晉書
刑法志通典一百

陳忠

忠字伯始寵子永初中辟司徒府三遷廷尉正元初中擢拜尚
書安帝親政轉僕射遷尚書令延光三年拜司隸校尉明年出
爲江夏太守復留拜尚書令

薦劉愷疏

永初元年

臣聞三公上則台階下象山岳股肱元首鼎足居職協和陰陽調

訓五品考功量才。百序庶僚。遭烈風不迷。遇迅雨不惑。位莫重焉。而今上司缺職。未議其人。臣竊差次諸卿。考合眾議。咸稱太常朱偃。少府荀遷。臣父寵。前忝司空。偃遷竝為掾屬。具知其能。偃能說其經書。而用心褊狹。遷嚴毅剛直。而薄于藝文。伏見前司徒劉惔。沈重淵。懿道德博備。克讓爵土。致祚弱弟。躬浮雲之志。兼浩然之氣。頻歷二司。舉動得禮。臣疾致仕。側身里巷。處約思純。進退有度。百僚景式。海內歸懷。往者孔光。師丹。近世鄧彪。張酺。皆去宰相。復序上司。誠宜簡練。卓異。臣厭眾。後漢劉愷傳

情盜源疏

臣聞輕者重之端。小者大之源。故隄潰蟻孔。氣洩鐵芒。是臣明者慎。微智者識。幾書曰。小不可不殺。詩云。無縱詭隨。臣謹無良。蓋所曰崇本絕末。鉤深之慮也。臣竊見元年。臣來盜賊連發。攻亭劫掠。多所傷殺。夫穿窬不禁。則致強盜。強盜不斷。則為攻盜。攻盜成羣。

必生大姦故亡逃之科憲令所急至于通行飲食罪致大辟而頃
者已來莫已爲憂州郡督錄怠慢長吏防禦不肅皆欲採獲虛名
諱曰盜賊爲負雖有發覺不務清澄至有逞威濫怒無辜僵仆或
有賜躋比伍轉相賊斂或隨吏追赴周章道路是已盜發之家不
敢申告鄰舍比里共相壓迫或出私財已償所亡其大章著不可
掩者乃有發露陵遲之漸遂且成俗寇攘誅咎皆由于此前年渤海
張伯路可爲至戒覆車之軌其迹不遠蓋失之末流求之本源
宜糺增舊科已防來事自今強盜爲上官若它郡縣所糺覺一發
部吏皆正法尉貶秩一等令長三月奉贖罪二發尉免官令長貶
秩一等三發已上令長免官便可撰立科條處爲詔文切敕刺史
嚴加糺罰冀已猛濟寬驚懼姦慝頃季夏大暑而消息不協寒氣
錯時水涌爲變天之降異必有其故所舉有道之士可策問國典
所務王事過差令處煖氣不效之意庶有謙言已承天誠後漢陳忠傳

薦周興疏 永益中

臣伏惟古者帝王有所號令言必弘雅辭必溫麗垂于後世列于典經故仲尼嘉唐虞之文章從周室之郁郁臣竊見光祿郎周興孝友之行著于閭閻清厲之志聞于州里蘊匱古今博物多聞三墳之篇五典之策無所不覽屬文著辭有可觀採尚書出納帝命爲王喉舌臣等旣愚闇而諸郎多文俗吏鮮有雅才每爲詔文宣示內外轉相求請或曰不能而專己自由辭多鄙固興抱奇懷能隨輩棲遲誠可歎惜

後漢周
榮傳

上疏像通帝意

臣聞仁君廣山藪之大納切直之謀忠臣盡謇諤之節不畏逆耳之害是曰高祖舍周昌桀紂之譬孝文嘉爰盎人豕之譏武帝納東方朔宣室之正元帝容薛廣德自刎之切昔晉平公問于叔向曰國家之患孰爲大對曰大臣重祿不極諫小臣畏罪不敢言下

情不上通此患之大者公曰善于是下令曰吾欲進善有謁而不通罪至死今明詔崇高宗之德推宋景之誠引咎克躬諮訪羣吏言事者見杜根成翊世等新蒙表錄顯列二臺必承風響應爭爲切直若嘉謀異策宜輒納用如其管穴妄有譏刺雖苦口逆耳不得事實且優游寬容曰示聖朝無諱之美若有道之士對問高者宜垂省覽特遷一等曰廣直言之路

後漢陳忠傳又略見袁宏後漢紀十七

上疏請許大臣盡告終喪

建光元年

臣聞之孝經

袁宏紀作昔先王孝治天下

始于愛親終于哀戚上自天子下至

庶人尊卑貴賤其義一也

夫父母于子同氣異息一體而分三年

乃免于懷抱先聖緣人情而著其節制服二十五月是曰春秋臣

有大喪君三年不呼其門閔子雖要絰服事曰赴公難退而致位

曰究私恩故稱君使之非也臣行之禮也周室陵遲禮制不序蓼

莪之人作詩自傷曰瓶之罄矣惟罍之恥言己不得終竟子道者

亦上之始也。高祖受命，蕭何創制，大臣有監告之科，合于致憂之義。建武之初，新承大亂，凡諸國政，多趣簡易。大臣既不得告監，而羣司營祿念私，鮮循三年之喪。已報顧復之恩，首禮義之方，實爲彫損。袁宏紀此下有然仁道無遠弘之即是大漢之興，雖承衰敝，而先王之制，稍已施行。故籍田之耕，起于孝文，孝廉之貢，發于孝武，郊祀之禮，定于元成，三雍之序，備于顯宗。大臣終喪，成乎陛下，聖功美業，靡已尚茲。孟子有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于掌。臣願陛下登高北望，曰：甘陵之思，揆度臣子之心，則海內咸

袁宏紀作則其所後漢陳忠傳又見袁宏海內羣生各得其所後漢紀十七有剛節

因災異上疏劾中侍伯榮伯榮安帝乳母王聖女

臣聞位非其人，則庶事不敘；庶事不敘，則政有得失；政有得失，則咸動陰陽，妖變爲應。陛下每引災自厚，不責臣司，臣司狃恩，莫已爲負。故天心未得，隔并屢臻，青冀之域，淫雨漏河，徐岱之濱，海水

益溢充豫蝗蝻滋生荆揚稻收儉薄并涼二州羌戎叛戾加百
姓不足府帑虛匱自西徂東杼軸將空臣聞洪範五事一曰貌貌
已恭恭作肅貌傷則狂而致常雨春秋大水皆爲君上威儀不穆
臨蒞不嚴臣下輕慢貴倖擅權陰氣盛強陽不能禁故爲淫雨陛
下已不得親奉孝德皇園廡比遣中使致敬甘陵朱軒駟馬相望
道路可謂孝至矣然臣竊聞使者所過威權翕赫震動郡縣王侯
二千石至爲伯榮獨拜車下儀體上僭侔于人主長吏惶怖譴責
或邪諂自媚發人修道繕理亭傳多設儲峙徵役無度老弱相隨
動有萬計賂遺僕從人數百匹頓踏呼嗟莫不叩心河閒託叔父
之屬清河有陵廟之尊及剖符大臣皆猥爲伯榮屈節車下陛下
不問必已陛下欲其然也伯榮之威重于陛下陛下之柄在于臣
妾水災之發必起于此昔韓嫣託副車之乘受馳視之使江都誤
爲一拜而嫣受歐刀之誅臣願明主嚴天元之尊正乾剛之位職

事巨細皆任賢能，不宜復令女使千錯萬機，重察左右，得無石顯泄漏之姦。尚書納言，得無趙昌讞崇之詐。公卿大臣，得無朱博阿傅之援。外屬近戚，得無王鳳害商之謀。若國政一由帝命，王事每決于已，則下不得僞上，臣不得干君。常雨大水，必當霽止，四方眾異，不能爲害。

後漢陳忠傳忠轉爲僕射時帝數造黃門常侍及中侍伯榮往來甘陵又霖雨積時河水涌溢忠上疏

上疏諫因災異免三公

臣聞君使臣，臣事君，臣忠，故三公稱曰冢宰。王者待臣，殊敬在輿爲下，御坐爲起，入則參對而議政事，出則監察而董是非，漢典舊事丞相所請，靡有不聽。今之三公，雖當其名，而無其實。選舉誅賞，一由尚書，尚書見任，重于三公。陵遲已來，其漸久矣。臣忠，心常獨不安，是故臨事戰懼，不敢穴見，有所興造，又不敢希意同僚。臣謬乎典，而謗譴日聞，罪足萬死，近已地震，策免司空，陳褒，今者災異復欲切讓三公，昔孝成皇帝，已妖星守心，移咎丞相，使賁臚

納說方進方進自引卒不蒙上天之福徒乖宋景之誠故知是非之分較然有歸矣又尚書決事多違故典罪法無例詆欺爲先文慘言醜有乖憲宜責求其意割而勿聽上順國典下防威福置方圓于規矩審輕重于衡石誠國家之典萬世之法也

後漢陳忠傳又見袁

宏後漢紀十七有小異

議救西域疏 延光二年

臣聞八蠻之寇莫甚北虜漢興高祖窘平城之圍太宗屈供奉之恥故孝武忿怒深爲久長之計命遣虎臣浮河絕漠窮破虜庭當斯之時黔首隕于狼望之北中國弊于廬山之壑府庫殫竭杼柚空虛算至車船質及六畜夫豈不懷慮久故也遂規酒泉敦煌四郡已隔絕南羌開三十六國妻已公主已斷其右臂是已單于孤持竄遁遠藏至于宣元之世遂備持臣關檄不閉羽檄不行由此察之戎狄可已威服難已化洽西域內附日久區區東望扣關者

數矣。此其不樂匈奴慕漢之效也。今北虜已破，車師勢必南攻，鄯善棄而不救，則諸國從矣。若然，則北虜財賄益增，膽勢益殖，威臨南羌，與之交連，如此，河西四郡危矣。河西既危，不得不救，則百倍之役興，不訾之費發矣。今議者但念西域絕遠，郵之煩費，不見先世苦心勤勞之意也。方今邊境守禦之具不精，內郡武衛之備不修，敦煌孤危，遠來告急，復不輔助，內無詔慰，勞吏民，外無詔威示百蠻，蹙國滅土，經有明誠。臣已為敦煌宜置校尉，案舊增四郡屯兵，詔西撫三十六國，建屯益兵，宣揚雷風，冀已折衝萬里，震怖匈奴。袁宏後漢紀十七

奴。又後漢匈奴傳
上言合屯役者得歸葬送

孝宣皇帝舊令人從軍屯，及給事縣官者，大父母死未滿三月，皆勿徭，令得葬送，請依此制。後漢陳忠傳元初三年有詔大臣得行三年喪服闋還職忠因此上言太后從之

奏劾陳禪 永甯二年

古者合歡之樂舞于堂，四夷之樂陳于門，故詩云：「召雅召南，賦任朱離。」今擯國越流沙，踰縣度萬里，貢獻非鄭衛之聲，佞人之比，而禪庭訕朝政，請劾下禪獄。後漢陳禪傳

奏太官宜著兩梁冠

合史質堪上言：太官宜著兩梁，尚書孟希奏：太官職在鼎俎，不列陞位，堪欲令比大夫，兩梁冠不宜許。臣伏惟太官合職在典，掌王饗，統六清之飲，列八珍之饌，正百品之羞，納四方之貢，所奉尤重用思，又勤明詔，慎口實之御，防有敗之姦，增崇其選，待御史主捕案，太醫令奉方藥，供養符節，令掌幡信，金虎故位，從大夫，車有韜沂，冠有兩梁，所召殊親疏，別內外也。太官令召供養言之，爲最親近，召職事言之，爲最煩多，令又高選，又執法比太醫令，科同服等，而冠二人，殊名實不副，又博士秩卑，召其傳先王之訓，故尊而異。

之令服大夫之冕由此言之兩梁冠非必列于陞位也建初中太
官令兩梁冠春秋之義大于復古如堪言合典可施行克厭帝心
卽聽用之

續漢輿服志下注引荀綽晉百官表注建光中尚書陳忠曰爲云云

奏言太初麻不宜從

諸從太初者皆無他效驗徒曰世宗攘夷廓境享國久長爲辭或
云孝章改四分災異率甚未有善應臣伏惟聖王興起各異正朔
曰通三統漢祖受命因秦之紀十月爲年首閏常在歲後不稽先
代違于帝典太宗遵修三階曰平黃龍曰至刑犴曰錯五是曰備
哀平之際同承太初而妖孽累仍痾禍非一議者不曰成數相參
考眞求實而汎采妄說歸福太初致咎四分太初麻眾賢所立是
非已定永平不審復革其弦望四分有謬不可施行元和鳳鳥不
當應麻而翔集遠嘉前造則喪其休近譏後改則隱其福漏見曲
論未可爲是臣輒復重難衡輿曰爲五紀論推步行度當時比諸

術為近然猶未稽于古及向子欽欲已合春秋橫斷卒數損夏益
周考之表紀差謬數百兩麻相課六千一百五十六歲而太初多
一日冬至日直斗而云在牽牛迂闊不可復用昭然如此史官所
共見非獨衡輿前已為九道密近今議者已為有關及甲寅元復
多遺失皆未可取正昔仲尼順假馬之名已崇君之義況天之麻
數不可任疑從虛已非易是續漢律歷志中
尚書令忠奏

奏選尚書郎

尚書為王喉舌而諸郎多文俗鮮有雅才每為詔文宣示內外轉
相求請也御覽引
後漢書

王阜

阜後漢漢王
傳作追字世公蜀郡成都人永平中太守第五倫察舉孝

廉為重泉令元和中遷益州太守

老子聖母碑

老子者道也乃生于無形之先起于太初之前行于太素之元游六虛出入幽冥慨混合之未別窺清濁之未分御覽

梁鴻

鴻字伯鸞扶風平陵人肅宗時東出關易姓運期名耀字侯光終于吳

安丘巖平頌

無營無欲澹爾淵清

文選雪賦注補亡詩注按選注引鴻安丘巖平頌脫梁字楊慎丹路錄因曰鴻安丘

成都人無所據也鴻仰慕前世高士為四皓已來四十四人作頌此蓋頌安丘望之嚴君平二人也玉海引鴻本傳及選注甚明又

梁松

松章帝初司隸校尉案梁統子松字伯孫明帝永平四年下獄

奏免馬防等

特進防光廖廖子豫兄弟父子並受爵土榮顯冠世多買京師膏

腴美田作大廬舍近帶城郭妨困小民

口口口口引東觀漢記司隸校尉梁松奏

特進馬防兄廖廖子孫三家奴婢千人

御覽五百引東觀漢記

賜進士出身一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後漢文卷三十一終